

文那
撰述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

卷十一之
十五

感

C40
4514
200

C40-4514

了翁上座請大藏及有
家書置之武州紫雲山
秋微然塔院庭中永
為學者不敢許出院內
當山三世鐵牛機謹誌



B 64853



大慧普覺禪師偈頌卷第十一

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日禪師臣蘊聞上進

皇帝在建邸請陞堂偈

豁開頂門眼照徹大千界既作法中王於法得自在
又作偈

大根大器大力量荷擔大事不尋常一毛頭上通消
息徧界明明不覆藏

御賜真讚師演成四偈

生滅不滅如水中月不可攬觸妙在甄別
常住不住是真實義一幅丹青輝天鑑地
圓覺空明胡來漢現一點靈光萬化千變

隨物現處廓清寰宇不動神情氣吞項羽

泉州惠安縣迎藏經請小叅偈

稽首十力大導師三界獨尊無比况示現成佛轉法輪
廣演無邊契經海衆生心想念念殊所轉法輪亦
差別法輪功德不可量盡思竭力無能測有大經卷
在一塵量等三千大千界世有聰慧明達人具足天
眼悉知見破塵出經作佛事不作實與非實想又以
無邊法界空納在佛身一毛孔須彌鐵圍及大海一
包容無迫隘一毛既爾餘悉然導師方便亦如是
念念普徧諸毛孔念念念克證金剛慧念念成就佛菩
提念念滿足普賢願而不生於戲論心亦不住於深

境界如夢如幻如水月如優曇華出世間如是常轉
大經卷了無能轉所轉者三世諸佛諸菩薩聲聞獨
覺及天人地獄修羅鬼畜等一一皆承此經力我今
復與諸佛子各生殊勝難遇心還攝此經歸一塵安
住毗盧法寶藏

莊泉伯檢察爲先安撫請陞堂偈

近來學佛人少見不顛倒唯務資談柄棄大而就小
昧却直截事外邊打之繞畢竟那一著何曾得分曉
獨有莊居士真實沒虛矯斷除煩惱根烈火燒乾草
心地旣安然魔境豈能壞任尔鬧浩浩我常靜悄悄
末後示真歸如脫破布便加跣入禪定皓月臨清沼

透過生死關擊碎無價寶剛正大丈夫一了了一切了
方敷文請陞堂舉那吒太子因緣

骨肉都還父母了不知那箇是那吒一毛頭上翻身
轉一一毛頭渾不差

趙提宮請陞堂偈

言前薦得已天涯句後承當路轉賒一擊鐵關如粉
碎水天空闊鴈行斜

李參政轉物卷

并引
泰發

江月老人榜所居之室曰轉物蓋取首楞嚴若能
轉物卽同如來之義書來索銘妙喜宗杲爲之銘

曰

若能轉物卽同如來吐哉瞿曇誑說癡獸物無自性
我亦非有轉者爲誰徒勞心手知無自性復是何物
瞥起情塵捫空揣骨此菴無作住者何人具頂門眼
試辨疎親

富樫密妙高堂

并引
季中

樞密富公闕華嚴大教娛戲毗盧性海隨所寓揭
名曰妙高堂蓋取法界勝樂妙高之義作自受用
佛事書來索銘妙喜某爲之銘曰

妙高堂隨所至勝未懸落第二似猛焰藏蚊蚋擬承
當生妄計德雲師安有作在別峯亦寬廓住佛地何
所託我作銘任圖度

魏侍郎淨心閣

邦達

偉哉廣大寂滅心譬如虛空不分別擬心求淨卽染
汙况復比倫諸佛土又如夢中所見物所見雖有不
可取如是通達無有疑淨心之義炳然現是義現矣
難測量超諸色相離言說過去未來現在世佛及菩
薩與聲聞一切含識有情類平等於義如實了善哉
奇特過量人只以此閣演是義演已便息隨所緣亦
與夢中無差別我以父母所生口說此無上妙伽陀
莊嚴廣大寂滅心爲諸來者作饒益

向侍郎無熱軒

并引
伯恭

薌林居士於所居園臨池作無熱軒將於北埭起

連輝觀取華嚴無熱大龍王宮流出四河華林寶樹接影連輝之義樂谷韓公司諫爲之記居士來索鄙語乃說是偈

勇猛精進過量人號曰薌林大居士住無變易眞實處而常順行諸佛法不作世間顛倒業成辦出世勝方便而能於此方便中幻出難思諸境界復於難思境界中而現種種殊勝事華林寶樹成放光接影連輝相鑒徹光色清淨如金剛世間無有能壞者又如無熱大寶池四面分流入於海是海廣大無邊際不出居士一毛孔於一毛孔放光明八萬四千同時發不勞居士轉舌相只以此光宣妙法是法卽是此光

明不離是光說此法大海毛孔亦復爾此是薌林無熱義是義如空不可量一一包羅世間相我今以此無義語略爲居士出隻手佛子來登無熱軒衆寶妙沙開戶牖

蔡知縣小菴

并引

快活居士結菴於南嶽之陽以小名之蓋取石頭和尚菴雖小舍法界之義居士欲予書其榜因說是偈

此菴非小亦非大堪笑石頭空捏怪不知法界卽此菴彊謂此菴舍法界而今欲識住菴人萬象之中獨露身妙喜爲寫此菴榜要與太虛爲近鄰

汪狀元燕坐軒

聖楊

不於三界現身意掉舉何如憤憤時寄語軒中燕坐者好看新月下前谿

韓司諫樂谷

人言至樂在此谷孰信樂爲谷所移以樂均施不樂者方名真樂丈夫兒

六湛堂

非湛非搖此法源當機莫厭假名存直須過量英靈漢方入無邊廣大門萬境交羅元不二六窓晝夜未嘗昏飜思龐老事無別擲劒揮空豈有痕同塵菴

塵無自性攬真成立擬和其光同亦俱失外旣匪寬內亦不窒是義非虛亦復非實菴中主人如玉處石作如是觀千載一息

喻郎中觀我菴

才

萬物備於我我觀卒未休智者返觀我縱橫得自由黃智通居士善住菴

善住菴中人從來無所住只這無住心便是安身處

謝紫巖居士

張侍郎

紫巖分惠建谿茗妙喜答以青州衫得人一牛還一馬前三三與後三三

答劉安撫

方明

毛錐子上通消息爭似亡言絕見知後夜一輪空界

月清光千里共依依

寄無垢居士

張侍郎

上苑玉池方解凍人間楊柳又垂春山堂盡日焚香坐長憶毗耶多口人

示汪居士

南史

一毛頭上無邊刹決定識情難測量直下不生邪險見壺中日月自然長

示周子充寫華嚴經

總別同異成壞行布圓融無礙塵入衆刹非寬刹入衆塵非隘居士筆端宣暢果海因源自在我今說偈

讚揚同證一真法界

示了然居士

舉之

長樂沙坑鄭了然不依本分要參禪自言已到無參處哥羅管你米疆年

示韓令人

子蒼宅

說不到處著一句風前截斷千差路超佛越祖只如今壁立萬仞無回互

示大悲長老

一棒打破生死窟當時凡聖絕行蹤返笑趙州心不歇老來猶自走西東

示祥雲懿長老

奪却衲僧拄杖當下便無伎倆喝下鐵眼忽開直據
千峯頂上

示鼎需禪人

面門豎亞摩醯眼肘後斜懸奪命符瞎却眼解却符
趙州東壁掛葫蘆

示彌光禪人

龜毛拈得笑哈哈一擊萬重關鎖開慶快平生在今
日孰云千里賺吾來

示祖元禪人

萬仞崖頭解放身起來依舊却惺惺飢餐渴飲渾無
事那論昔人非昔人

示遵璞禪人

一口吞盡三世佛正是吾家客作兒爭似璞禪無用
處一毛頭上便忘機

示法泉侍者

言前超佛祖日輪正當午豁開三要關一擊塗毒鼓
既發上頭機莫問千鈞弩放去絕遮攔捏聚非回互
咄哉老瞿曇住住住住住

示用禪人

未點先行不唧溜不撥自轉已出醜那堪更鼓兩片
皮豈止鑿空開戶牖火中木馬空嘶鳴水底泥牛謾
哮吼用禪用禪聽我言拶到懸崖須放手

送直禪人

直出直入直行直坐直禪上人直須恁麼本自圓成
不立功課飢來喫飯寒來向火不在瞿曇非干達磨
擬心思量返遭殃禍我說是言已招口過明眼人前
一場話墮請事斯語無忘骨剉

送法輪思藏主化鍾

覆爲鍾仰爲鼎自是法輪家風妙喜爭敢馳騁思禪
人固相請援毫臨紙忽猛省一聲直透須彌頂

送超僧鑑

桶底脫時大地闍命根斷處碧潭清好將一點紅爐
雪散作人間照夜燈

寄福勝長老

真人十八界元空三十一人同姓呂分散游山各占
山三十一人又同處

寄歸宗華姪禪師

坐斷金輪第一峯千妖百怪自潛蹤年來又得真消
息說道楊岐正脈通

送了明長老歸長蘆

人言棒頭出孝子我道憐兒不覺醜長蘆長老恁麼
來妙喜空費一張口從教四海妄流傳野干能作師
子吼孰云無物贈伊行喝下鐵圍山倒走

大慧普覺禪師偈頌卷第十一

音釋

誆

誆虛計切誆誆也

𩇛

五來切

𩇛

暫普茂切

𩇛

摸莫奔切

𩇛

初委切

𩇛

摩也

𩇛

竹陷切

𩇛

謂失實

埭

徒耐切埭埭也

室

栗切

伎

伎渠綺切

𩇛

良蔣切

𩇛

謂失實

𩇛

謂失實

𩇛

謂失實

𩇛

謂失實

𩇛

誆也

脈

莫白切

𩇛

血脈也

𩇛

誆也

𩇛

誆也

𩇛

誆也

𩇛

誆也

𩇛

誆也

大慧普覺禪師讚佛祖卷第十二

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日禪師臣蘊聞上進

釋迦出山相

正覺山前折却本三七日內心頭悶却來鹿花討便

宜好與拽翻椎一頓

文殊問疾

居士何曾病是病因問有兩眼對兩眼世醫咸拱手

觀音大士

過去正法明現前觀自在眼觀諸音聲耳聽衆妙色

二義俱寂滅誰受此說者是說亦寂滅誰爲此說者

能觀及所觀能聽洎所聽返觀觀聽者是亦無所有

大哉觀世音快說如是法是法不思議聽者亦希有
我今以一毛徧量法界空作此如幻言讚是真實相
入定觀音

世間種種音聲相衆以耳聽非目觀唯此大士眼能
觀眼目諦觀爲佛事於眼境界無所取耳鼻舌身意
亦然善哉心洞十方空六根互顯如是義眼色耳聲
鼻麁香身觸意思無差別當以此觀如是觀取此爲
實成妄想若離妄想取實法展轉惑亂失本心本心
既失隨顛倒不見大士妙色身無眼耳鼻舌身意互
顯之義亦寂滅亦無大士妙色身亦無種種音聲相
佛子能作如是觀永離世間生死苦

維摩居士

冷坐毗耶城百病一時發不得文殊來幾乎無合殺
九祖伏馱密多尊者

默坐半百春無喜亦無瞋東西行七步抖擻舊精神
初祖達磨大師

來時已沒當門齒去時唯有一隻履葱嶺那邊逢宋
雲十分彰露醜舉止

傅大士

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拍版與門槌畢竟是何物
六祖大鑑禪師

擔柴賣火村裏漢舌本瀾翻不奈何自道來時元沒

口却能平地起風波

李長者

以一毛端智徧量法界空智空無自性空智在其中
龐居士

男女不婚嫁隨緣賣筴籬這般滋味子豈與外人知
趙州和尚

庭栢無根虛空有骨十分魯鈍似遼天鶻熱至乘涼
寒燒櫓拙夫是之謂趙州古佛

船子和尚

鷺鷥一橈玄路絕藥山之道始流傳離鉤三寸無消
息覺海方乘般若船

臨濟和尚

稱鎚上捏出汁枯骨裏敲出髓全無些子蘊藉一味
賣弄口觜更說甚麼三要三玄四種料揀大似青天
白日十字街頭見神見鬼咄

雲門和尚

開雪峯口出睦州氣袖手儼然眈眈虎視我說是言
有語無義石火電光咄哉鈍滯伽梨勃率知是誰有
人續得末後句許你親見渠儂

布袋和尚

三千威儀都不修八萬細行渾不顧只因闍市等箇
人被人喚作破落戶兜率內院久拋離縱歸迷却來

時路稽首彌勒世尊得恁寬腸大肚

肩擔一條吉撩棒棒頭挂雙破木履盡力撮却布袋口不知裏許有甚底落落魄魄鬧市行磊磊直直沒羞恥龍華會上若逢渠定與椎落當門齒

金華聖者

金華聖者誰識撞著猪頭便喫雖然無愛無憎其奈有損有益使得破落僧徒也道逆行順行天莫測若無末後一著至今有口難分析

南安巖主

贈以之中語咸云秘密言誰知此老子非妙亦非玄直截不藏覆當機火裏蓮誰人明此意端坐自擎拳

言法華

旋陀羅尼三昧語默元無罣礙攬衣著屐走街剛被時人笑怪問伊住止何處向道我儂弗會進前擬議思量咄哉漆桶不快

雪竇明覺禪師

太湖三萬六千頃之渺茫卽師之口也洞庭七十一二朶之巍峭卽師之舌也不動口不搖舌已說現說當說無少無剩也回狂瀾起旣倒活必死之疾於膏肓卽師荷擔大法而主盟此道也至於飛鯢鵬於藕絲竅中置須彌盧於螭螟睫上而無覓曠迫隘之量也我生師之後而不識師今覩師之遺像而作是言

者蓋欲一類闡提毛道凡夫與夫敗善根非器衆生使其知有吾門單傳直指之妙而已也

楊岐和尚

異類中行拖犁拽耙栗棘金圈是何言語

白雲端和尚

少處更減多處又添達磨不會却反西天

飢餐渴飲閑坐困眠赤手殺人血濺梵天

五祖演和尚

赤骨力地有棍無袴敢與海神爭先關富

說大脫空荷擔佛祖七八圓全不成三五村歌社舞可憐生引得兒孫弄泥土

西余端和尚

被底禮寅朝去住隨風掃名呼章相公侮嫚圖照老不托和尚兩拳打翻回頭妖僧一句罵倒只看這幾著子不必問佗禪道箇是金毛師子兒狐狸野干徒

叶諫

慧日雅和尚

嶽嶽枯枯磊磊落落暗鳴叱咤萬人氣索宴坐胡牀傾湫倒嶽秉殺活劒解生死縛不墮塵緣寧居寂寞豁開濟北三要三玄提持關西末後一著慧日之影沈姑谿泥牛觸折祥麟角

寂音尊者

覺範

頭如杓面如樸口無舌說無竭是而非同而別種空
華抽暗楔死木蛇活如蝎擊塗毒腦門裂是阿誰甘
露滅

草堂清和尚

凜凜孤風世所稀碧眸炯炯電光輝貧兒示與衣中
寶富者教伊赤體歸毒手慣曾烹佛祖洪鑪常用大
鉗鎚小根魔子還知否此是吾家真白眉

圓悟和尚

道大德備之詞讚師之真此處無金二兩俗人酤酒
三升超佛越祖之談讚師之禪削圓方竹杖輓却紫
茸氈無可諭無可說正是守著繫驢橛那堪更言七

坐道場三奉詔旨大似鄭州出曹門且喜沒交涉降
此之外畢竟如何江南兩浙春寒秋熱寄語諸方不
要饒舌

風雷爲舌虛空爲口應羣生機作師子吼眼光爍破
西天下驚起法身藏北斗箇是楊岐嫡孫喝下須彌
倒走

這老漢無置錫之地而不貧有無價之寶而不富覩
衆善而不欣遇諸惡而不怖一著當陽全提要且秋
毫不露有時石火裏藏身却向電影中回互塞却臨
濟三玄門截斷巖頭末後句

普融平和尚

示無作相擊塗毒鼓行無緣慈誅佛誅祖如是見得
普融妙喜未敢相許直下來也如龍似虎一槌打破
太虛空至今一缺無人補

長靈卓和尚

厚重如山嚴冷似鐵破毗盧印坐衲僧舌派出靈源
源清流徹指曜靈寒呼顧兔熱謂此是長靈眼中重
著屑謂此非長靈知君猶未瞥是耶非耶俱爲刺說
真耶妄耶水中捉月而今要見這老人剔起眉毛須
辨別嘉州大像喫一槌陝府鐵牛流出血

佛性泰和尚

慣說五家宗派禪不將玄妙與人傳晚年一處真奇

特食罷長伸兩脚眠

佛燈珣和尚

天姿出格蕭灑曾次過人惺惺臨濟頂中髓楊岐眼
裏睛棒頭明殺活喝下顯疎親孤鸞無伴侶師子不
同羣鍾山佛鑑之嫡子雙徑山僧之法兄

竹菴珪和尚

讚歎竹菴也是妙喜罵詈竹菴也是妙喜讚之罵之
各有所以讚之者爲渠具衲僧正眼罵之者爲渠浸
在醋甕裏或曰如竹菴之爲宗師也不可讚不可罵
精金美玉自有定價讚之罵之徒增話霸妙喜聞之
笑而不答但拊掌叩齒三下從教渠鑽龜打瓦

天童覺和尚

烹佛烹祖大鑪鞞鍛凡鍛聖惡鉗鉗起曹洞於已墜之際針膏肓於必死之時善說法要罔涉離微不起于座而變荆棘林爲梵釋龍天之宮而無作無爲神澄定靈雪頂厖眉良工幻出今不許僧繇知虛堂張挂兮梁寶公猶迷箇是天童老古錐妙喜知音更有誰

普明琳和尚

觸處無礙得大自在達磨春梁釋迦腦蓋夫是之謂普明老人敢與諸塵作對者也

大慧普覺禪師讚佛祖終

大慧普覺禪師自讚

李參政請讚

漢老

這漢沒量罪過不合引惹措大被渠笑裏藏刀殺却吾祖達磨不知有底冤讐一向興災作禍杲上座諾惺惺著莫教話墮

吳提刑請讚

元昭

這箇村和尚少人能近傍黑漆麤竹篋佛來也一棒沒秋毫人情有萬千無狀慈悲時觀音菩薩之所不如瞋恚時阿脩羅王亦難比况世上可憎可惡者是這般底阿師如何也有人畫渠供養

鄭學士請讚

明尚

參得園悟禪擔起睦州版透過祖師關瞎却頂門眼
肚裏黑漫漫心中平坦坦性氣得人憎發時渾不管
鞏縣茶餅喫一槌擊碎饒州白瓷盃

蔡郎中請讚應子

賦性暴舉止傲說甚禪談甚道有箇沒意智默郎隨
例妄想顛倒蔡郎中還見麼若也當面諱却便是監
主自盜

蔡宣教請讚正卿

手裏指東畫西口中胡說亂道 生慣打葛藤天真
不屬做造有箇蔡正卿時時來著到水流濕火就燥
馬面團圓隨人所好

蔡宣教請讚春卿

咄哉無知半憨半癡黑豆換人眼睛十分愛討便宜
一朝死入地獄定墮鏊湯泥犁佛也救你不得任你
鳳林吒之

諸大夫請讚彦倫

雲門妙喜真雲臺居士畫利鈍不相資展向虛堂挂
妙喜利中鈍鈍得顛頂雲臺鈍中利利得脫灑如今
利鈍都挂壁師子翻身絕蹤跡蹤跡無便塗糊一時
分付諸大夫唵摩尼達里悉利蘇盧

趙通判請讚邦禮

謂汝是善人耶嫉惡之太甚謂汝是惡人耶好賢而

樂善而於善惡兩塗之間了無遺恨噫好箇自是漢高談無畔岸成佛作祖且緩緩這一則公案分付趙通判

許司理請讚

壽源長老代請

湛不搖處正好著力欲識吾真出陰界入一毛端頭師子返擲赤肉團上萬仞壁立冲密湛然知不知鐵牛生得玉猫兒

廖知縣請讚

李

我讚我真孰能委悉火風煥動地水堅濕俱屬現量擬心則失就而明之是妄非實背而捐之土木瓦石吾說是言如箭射的離此別求幻惑無識

朱主簿請讚

麗老曾升馬祖堂西江吸盡更無雙而今妙喜朱居士覲面分明不覆藏

聞監務請讚

清子

謂汝太惺惺時復放濕漚謂汝太樸急間或又客物既作人天師開口便輕忽莊嚴賢劫中且無如此佛寄語聞子清莫信這箇賊

唐道人請讚

這尊慈無摸捺忽地喜忽地惡喜也和氣如春百華開萼怒也雷電風雲一時俱作似恁麼做處若非阿脩羅王卽是金僊大覺唐道人緊收却逢人不用展

開卷來送在壁角

江令人請讚

少明宅

渠本宣州人生緣在寧國前不尊釋迦後不敬彌勒
家貧無飯噎出家去投佛行脚走諸方江南徧江北
纔叅臨濟禪便作白拈賊眼裏有瞳人肚中無點墨
還如跛阿師說得行不得

無著道人請讚

汝求吾之讚復讚吾之真大海絕涓滴須彌無一塵
以訐爲直而非直以察爲明而非明象王回旋師子
嘯呻性不可會瞥喜瞥瞋與佛祖爲冤敵與魔外爲
親姻自是其是而人不汝是自神其神而人不汝神

如此爲人善知識少喫酸醋三五升

超宗道人請讚

一條白棒佛祖俱打超宗禪人大膽不怕畫我來乞
讚鬼門上帖卦三十年後此語大行任一切人鑽龜
打瓦

舟峯長老求讚

蕭蕭灑灑有取有捨磊磊直直無真無假客來須看
賊來須打一條竹篦天上天下背觸當鋒任人酬價
咄哉村僧少說大話龜年收取挂高堂從佗讚歎從
佗罵

鼎需禪人求讚

身心一如身外無餘咄這瞎驢付與鼎需

蘊聞禪人請讚

蘊聞聞自性自性離聞蘊吾真亦復然迥超千聖頂

用宣禪人請讚

宣傳吾真吾爲宣說眨上眉毛大巧若拙

思岳禪人求讚

兩耳卓朔口門窄兩眼皮薄鼻露竅一生舌本謾瀾

翻何曾唱得胡家調

悟本禪人求讚

一千七百癡衲子圍遶這箇無明叟細膩渾沒一星

兒麤糙却有七八斗未嘗寂寂入禪定終日波波廊

下走爲人巴鼻亦好笑更不容人謾開口盲枷瞎棒

當慈悲是與不是劈脊婁

學上如斯主法作宗師枉續

牟尼子孫後本禪千萬莫學伊學伊和你不啣啣

法寶禪人求讚

這無狀世間稀住佛屋著佛衣啗佛飯說佛非多忿

怒少慈悲畫得似差毫釐寶禪者應自知

守淨禪人求讚

瞋恚癡未除心意識顛倒談禪信口開舌頭胡亂掃

其施汝者不名福田供養汝者墮三惡道箇是雲門

村僧卽非杜撰長老

遵璞禪人求讚

臨濟燒黃檗禪版香嚴哭爲山拄杖雲門村叟效顰
也作這般伎倆作麼生是這般伎倆咄傳來鐵鉢盛
猫飯磨衲袈裟入墨盆祖翁活計都壞了不知將底
付兒孫

僧鶚禪人求讚

這漢一生空倔彊偏向人前放輓頑涅槃路上栽荆
棘解脫門前緊著關不別法身三種病豈識楞嚴義
八還謾把少林無孔笛等閑吹過汨羅灣

正言禪人求讚

虛空裏揣出骨閃電中作窰窰有問妙喜家風此外
更無別物

祖傳禪人求讚

荔苴全似川僧蕭灑渾如浙客偏向情未生時拈出
報慈一隔尊性不定莫可窺測見小時嫌螭螟眼太
寬見大時謂太虛空忒窄似這般底阿師如何受人
天供養好與劈腮一掴

妙道禪人求讚

這村僧無明大少柔和多褊隘愛罵人舌頭快受佛
蔭破佛戒不精進常懈怠謗般若彌天罪入地獄永
不悔聞者憎見者怪攪叢林尤叵耐虛銷信施三十
年異世出頭償夙債就中只有一處長解道雞嶼洋
無蓋

冲密禪人求讚

佛祖有密語有說卽不密密禪畫吾真密意已漏泄
如析柈檀香片片體非別密意在其中密亦如是說
文俊禪人求讚

咄這擔版漢從來無所知曾經一頓飽忘却累年飢
動便觸人諱拍盲不識時平生沒活計赤手討便宜
如本禪人求讚

真兮妄兮兩孤作對待兮偏枯水凌虛而風靜兮月
非無卽妄卽真兮毒藥與醍醐到此誰人識得渠
法宏禪人求讚

不曾動著舌頭葛藤已徧天下等閑一擊虛空隨手

便成縫罅法宏貌得吾真彷彿鎮州普化我今寫讚
上頭要作叢林佳話

德光禪人求讚

有德必有光其光無間隔名實要相稱非青黃赤白
叅徹佛祖頂顙禪不是等閑相誑嚇我所叅得底只
要涅槃堂裏用且不聽杜撰禪師三千八百畫吾爲
作證明佗年將作軌格

若懷首座求讚歸洋嶼菴

吾於閩有大因緣夜夢晝思無間然佗日定歸洋嶼
去楞伽室內作終焉

雪峯空長老求讚

慧空抓著吾痒處吾嘗割著伊痛處痛處痒痒處痛
不與千聖同途豈與衲僧共用莫言掃帚竹裏無錢
筒蒿枝叢林無梁棟雖然家醜不可外揚也要諸方
眼目定動而今各自不得已一任畫出這般不啣留
底老凍膿但將懸向壁角落頭使來者瞻之仰之晝
夜六時燒兜樓婆畢力迦沈水栴檀之香作七代祖
翁之供

師昭長老求讚

畫得百千本都盧祇這是師昭好承當楊岐第七世
禪人求讚

四

咄哉滅胡種面目真可惡過橋便拆橋得路便塞路

雖欲溫柔和畢竟觸人怒萬事類如此誰敢相親附
乞兒囊本空常誇敵國富聞說閻羅王未免生怕怖
休更放大言嫌佛不肯做

鄒搜欽似天烝棗輕輕觸著便煩惱身著如來三事
衣口中謗佛法僧寶從來纖芥不與人一毫不就佗
人討驀然合眼入黃泉定須聒譟閻羅老

上無片瓦蓋頭下無卓錫之地赤骨髑箇渾身與人
爭甚閑氣些子無明不奈何說甚祖師西來意
鐵蛇在握毒氣爍爍擬議不來劈口便著

秉炬入塔

爲彥維那下火

這箇上座了五蘊性空悟諸法無我纔覺四大乖違
知是収因結果預於三兩日前洗浴剃頭親寫遺言
問我乞一把火不顧頂後萬里神光豈戀目前玄關
金鎖無明業識癡團一一從頭點過如此了事衲僧
世間能有幾箇彥維那旣恁麼更有一事須說破若
到天台馬蕩遊傳語嵩山破竈墮

爲充禪人下火

充平日粥頭一大筵

人人皆有四大充禪獨有五大地水火風之餘更有一
枚筵大此筵內空外空內外空包含欲界色界無
色界說甚須彌鐵圍江河大海萬象森羅總在裏許
無迫無隘而今四大已乖張唯有筵大鎮長在這筵

大甚奇怪一唱兩唱三唱貴亦不賣賤亦不賣畢竟
如何打與充禪同入火光三昧

爲法燈監寺下火

以火炬指龕云這箇是已滅底法燈復舉起火炬云
這箇是無漏底智火無漏智火焚法燈焚也滅也無
不可燈監寺還知麼灰飛煙滅後優曇華一朵

爲超禪人下火

山下麥黃蠶已斷一隊死人送活漢活人身似鐵金
剛卽今再入紅鑪鍛

爲月禪人入塔

捧起骨云靈山話月曹谿指月妙喜今朝捧月子細

窮究將來一時未得勦絕何以故却被這箇阿師盡把機關漏泄既漏泄看看又是中秋節無物堪比倫教渠自家說

爲益照二禪人入塔

呈起左手骨云這箇是眉州益呈起右手骨云這箇是饒州照一人會禪一人會教雖然各自行畢竟同時到且道同時到底事作麼生誰家別館池塘裏一對鴛鴦畫不成

師臨示寂親書遺奏畢侍僧乞留頌師厲聲曰無頌便死不得也乃大書云

生也只恁麼死也只恁麼有偈與無偈是甚麼熱大

宗師垂語切忌錯會要須識得真實受用處方證大自在解脫安樂法也隆興甲申季夏十日紫巖居士張浚書

大慧普覺禪師讚佛祖卷第十二

音釋

鼻許救切 簾籛側絞切 梢梢古忽切 拙拙當

也搥短切 儂奴冬切 人人 藟藟盧丁切 蟬蟬頭

顛顛莫經切 睫日睫也 嵌山險峻貌 巖巖覆也 擗擗官切

骨骨 顛顛頂呼干切 渥渥胡骨 渥渥胡骨 渥渥胡骨

切切 顛顛頂呼干切 渥渥胡骨 渥渥胡骨 渥渥胡骨

切切 顛顛頂呼干切 渥渥胡骨 渥渥胡骨 渥渥胡骨

大慧普覺禪師普說卷第十三

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日禪師臣蘊聞上進

師到雪峯值建菩提會請普說問話畢乃云菩提宿將坐重圍劫外時聞木馬嘶寸刃不施魔膽碎望風先已豎降旗雪峯法窟真歇場中人人懷報佛報祖之心箇箇抱安國安家之略智如鷺子辯若滿慈雲門今日到來只得結舌有分然官不容針私通車馬既到這裏不可徒然略借主人威光與大衆赴箇時節遂拈起拄杖云還委悉麼天高羣象正海闊百川朝卓一下復云大凡參學之士須遇本分人始得若不遇本分人只是箇掠虛漢只如適來上座問芭蕉

拄杖子話本分答佗却理會不得如今諸方多少錯商量學家既眼不明出來伸一問禪牀上瞎漢將合頭語祇對便道扶過斷橋水伴歸明月村一句來一句去道我答得玄答得妙學者不識好惡望向皮袋裏將去到處合合得著則倒來印可宗師合不著便將這般不村不淨蘊在胃襟輕薄好人作地獄業你看佗真歇說禪都不計較據學人問處信口便說更無滯礙自然如風吹水只爲佗實見實說如普賢菩薩從佛華莊嚴三昧起普慧菩薩如雲興致二百問普賢菩薩如餅瀉以二千酬又何曾思量計較來蓋得法自在稱法性說如今人不曾親證親悟只管百

般計較明日要陞座一夜睡不著這箇冊子上記得
兩句那箇冊子上記得兩句鬪鬪湊湊說得一片如
華似錦被明眼人冷地覷見只成一場笑具奉勸諸
人明眼宗師難逢難遇既得遭逢如靠一座須彌山
相似直須退步放下許多人我無明從前冊子上記
持學得底撥置一邊不要彊作主宰佗時異日閻羅
老子打鬼骨臂便是打這般彊作主宰底不是雲門
謾你諸人這話有分付處面前頓却一千五百人善
知識爲你作證不向這裏說更向何處說所以此事
決定不在言語上若在言語上一大藏教諸子百家
徧天徧地豈是無言更要達磨西來直指作麼畢竟

甚麼處是直指處你擬心早曲了也如僧問趙州如
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柏樹子這箇忒殺直又
僧問洞山如何是佛山云麻三斤又僧問雲門如何
是佛門云乾屎橛這箇忒殺直你擬將心湊泊佗轉
曲也法本無曲只爲學者將曲心學縱學得玄中又
玄妙中又妙終不能敵佗生死只成學語之流本是
箇無事人却返被這些惡毒在心識中作障作礙不
得自在所以教中道法不可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
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喻似有人問城中路從
甚麼處去指云從這裏去聞說便行早曲了也這箇
如何將知見解會計較得失玄妙是非底心去學得

你要真箇參但一切放下如大死人相似百不知百
不會騫地向不知不會處得這一念子破佛也不奈
你何不見古人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蘇欺
君不得諸人既來雪峯叅禪切不得容易此是明眼
宗師可以依附堪爲法式或者見真歇勸人發菩提
心生謗議云既稱禪師自有宗門本分事只管勞攘
却如箇座主相似我且問你那箇是本分事苦哉自
既不能爲善逗笑佗人爲善這般底人我生滅嫉妬
不除自是其是善知識既不勸人發菩提心不可教
人殺人放火去這箇曲录木牀上不是你討名討利
嫉妬生滅之處以道眼觀之如鑊湯鑪炭劒樹刀山

一般擊動法鼓諸天龍神齊集道眼不明諸天龍神
見你口吐黑煙寧不怖畏豈不見教中道未得謂得
者是增上慢謗大般若人不通懺悔譬如窮人妄號
帝王自取誅滅况復法王如何妄竊因地不真果招
紆曲須是真實始得夫稱善知識者引導一切衆生
令見佛性當須觀根設教應病與藥不可對三家村
裏人說拄杖子朝到西天暮歸東土扇子踴跳上三
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
去也雖是本分說話教佗如何理會這老漢你禪和
子尚自覓佗縫罅不得况佗俗人處身塵網現行無
明若無善巧方便接引令其純熟如何便領會得此

會盡是一二十程拋家遠來一人入社發心轉化多人爲善寧無利益這箇是善知識本分合做底事豈是彊爲雲門今夏在廣因開箇燈心皂角鋪子隨家豐儉說些羸禪室中問學者一句子如不思量計較天真自然道得一句更與一拶擬議不來劈脊一棒別無細膩忽然打發一箇半箇却教上來雪峯就大鑪韜事同一家早來真歇舉世尊入舍衛大城乞食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敷座而坐須菩提提出衆作禮曰希有世尊真歇云釋迦老子幸自可憐生彼須菩提提出來道箇希有當下冰銷瓦解好大衆釋迦老子未曾說一字須菩提見箇甚麼便道希有諸人要會

麼但向真歇冰銷瓦解處看忽然看得破一生衆學事畢只如真歇尋常見學者多認目前鑑覺求知見覓解會無有歇時不得已教人向劫外承當據實而論這一句已是多了此是一期方便如指月示人當須看月莫認指頭如今人理會不得將謂實有恁麼事祖師所謂錯認何曾解方便既不識方便語便向燃燈佛肚裏坐黑山下鬼窟裏不動坐得骨臂生胝口裏水漉漉地肚裏依前黑漫漫地驢年夢見麼雲門今夜對人天衆前合諸聖說話各自記取言多去道轉遠適來真歇有一段公案未了雲門爲佗結絕却昔有一老宿訪臨濟纔相見提起坐具云禮拜卽

是不禮拜卽是臨濟喝宿便禮拜濟云這賊宿云賊賊便出濟云莫道無事好首座侍立次濟云還有過也無座云有濟云賓家有過主家有過座云二俱有過濟云過在甚麼處座便出濟云莫道無事好師云臨濟暗中輸了一籌却向明中贏得一著雖然有輸有贏有明有暗爭奈傍觀者醜且道誰是傍觀者良久云若到諸方不得錯舉

定光大師請普說僧問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去此二塗請師速道師云脫殼烏龜飛上天進云親切已蒙師指示一句無私利有情師云作麼生是親切處進云昨夜清風生八極

今朝流水漲前谿師云洎不問過乃云諸佛本不曾出世亦復無有般涅槃以本自在大願力示現無邊希有法是法不可以思惟究竟非心所行處既非心所行卽非希有法既非希有法此法無實亦無虛既無虛實喚作有亦不得喚作無亦不得喚作亦有亦無亦不得喚作非有非無亦不得喚作非非有非非無亦不得不見適來禪客問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去此二塗請師速道雲門答佗道脫殼烏龜飛上天諸人且作麼生辨明爲是有耶是無耶是虛耶是實耶試出來道看如無更引些葛藤所以先聖道有時先照後用有時先用後

照有時照用同時有時照用不同時若也先照後用則瞎一切人眼若也先用後照則開一切人眼若也照用同時則半瞎半開若也照用不同時則全開全瞎此四則語有一則有實無主有一則有主無實有一則賓主俱無有一則全具賓主卽今衆中或有箇不受人謾底漢也來道這裏是甚麼所在說有說無說虛說實說照說用說賓說主攔臂擄住拽下禪牀爛椎一頓也怪佗不得還有恁麼人麼如無杓柄却在雲門手裏放行把住說有說無說虛說實說照說用說賓說主總由這裏且道卽今放行好把住好良久云開人眼瞎人眼一手推一手挽不是三要三玄

亦非四種料揀畢竟是箇甚麼舉拂子云雪峯觀毬睦州擔板復云諸人總道來這裏叅禪我且問你禪作麼生叅旣爲無常迅速生死事大已事未明求師決擇要得自己明白心地安樂不是兒戲而今人箇箇道我怕死叅禪來叅去日久月深打入葛藤窠裏只贏得一場口滑於自己分上添得些兒狼藉返不如未入衆時却無許多事此蓋末上一錯不遇好人遮相沿襲以致如此近來佛法可傷魔彊法弱禪和家每人有一肚皮禪到處鬪百草相似驢年得休歇麼尋常向你諸人道祖師西來只是作得箇證明底人亦無禪道傳與人若有禪道可傳則各自傳與

父母傳與六親眷屬去也既無可傳須是當人自悟
始得你擬心求悟早錯了也豈況多知多解恣意亂
統不見香嚴和尚在百丈會裏直是聰明靈利數年
參禪不得只爲多知多解百丈遷化後到瀉山山云
我聞汝在百丈先師處問一答十問十答百此是汝
聰明靈利意解識想生死根本父母未生時試道一
句看香嚴被瀉山一問直得茫然却歸寮中將平日
看過底文字從頭檢過要尋一句可將酬對竟不能
得乃自歎曰盡餅不可充飢屢上堂頭乞瀉山說破
山云我若說似汝汝已後罵我去我說底是我底終
不干汝事香嚴奈何不得肚裏只管悶又怪瀉山不

爲佗說破遂將平昔所集文字以火焚却曰休休此
生不學佛法也且作箇長行粥飯僧免役心神從此
一時放下禪也不思量道也不思量善也不思量惡
也不思量父母未生時底也不思量卽今底也不思
量四楞著地一切放下便辭瀉山直過南陽觀忠國
師遺跡遂憇止卓菴一日芟除草木因颺瓦礫驀然
擊著一竿竹作聲不覺打著父母未生時鼻孔當時
如病得醫如暗得燈如貧得寶如子得母歡喜無量
遂沐浴焚香遙禮瀉山歎曰和尚大悲恩逾父母當
時若爲我說破豈有今日事乃有頌曰一擊亡所知
你看佗得底人發言自是不同初聞擊竹作聲忽然

大悟所悟底心便絕消息如彌勒彈指樓閣門開命善財入善財心喜入已還閉便是這箇道理香嚴悟處既絕消息父母未生時事頓爾現前纔作箇頌子便有爲人底方便下面註曰更不假修治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多見禪和子愛去到處問長老長老家無著口處便爲佗解說你怕佗香嚴說得未分曉在更要註解又有一般人也道因擊物作聲有箇悟處或問佗你試說看便擊物作聲曰多少分明有甚麼交涉大似隔鞞使拳頭爬痒如何得快活去又不見昔日俱胝和尚住菴時因一尼戴箇笠子直來遶

佗繩牀一币云道得卽放下笠子俱胝當時道不得尼拂袖便行俱胝云何不且住尼云道得卽住俱胝又無語尼去後俱胝自歎云我雖是箇丈夫漢却不如箇婦人便要燒菴下山忽夜夢神人曰和尚不須下山且候當有肉身大士來爲和尚說法也過數日果見天龍和尚到來俱胝遂舉前話似之天龍曰你問我我與你道俱胝曰道得卽放下笠子天龍遂豎起一指俱胝忽然大悟後凡有所問只豎一指每曰我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受用不盡瑯琊覺和尚嘗有頌曰俱胝一指教君知朝生鷄子搏天飛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你看這一頌便是會得

這一指頭禪分曉也這箇如何學得俱胝身畔有一
供過童子每見人問佗事也學豎指祇對有人謂俱
胝曰和尚這童子也不可得亦會佛法凡有人問佗
皆如和尚豎指俱胝聞得一日潛將一柄刀在袖中
喚童子近前來聞你也會佛法是否云是俱胝曰如
何是佛童子便豎起指頭被俱胝捉住以刀斫斷童
子叫喚走出俱胝遂喚童子童子回頭俱胝曰如何
是佛童子不覺將手起不見指頭忽然大悟奇哉信
知佛法不可傳不可學俱胝得處不在指頭上香嚴
悟處不在擊竹邊且道在甚麼處一時說了也諸人
還會麼此事非難非易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奉勸諸

人退步自看一切現成便請直下承當不用費力你
擬動一毫毛地便是千里萬里沒交涉也諸人旣在
這裏須生慚愧不得容易過時若不存誠般若中將
甚麼銷佗信施不見汾陽無業禪師曰看佗古德道
人得意之後茅茨石室向折脚鐺中煮飯喫過三二
十年名利不干懷財寶不爲念大忘人世隱跡巖叢
君王命而不來諸侯請而不赴豈同我輩貪名愛利
汨沒世塗如短販人有少希求而忘大果灼然兄弟
那時早有如此說話也更教佗見我輩如今做處也
好慚惶殺人兄弟光陰可惜時不待人各自打辦精
神打教徹去亦不虛受佛蔭亦不辜負平生學道之

志近日道上座自雪峯來再三求入室云直爲無常
迅速生死事大已事未明欲乞開示因舉馬祖不是
心不是佛不是物教渠看更與佗註解一徧不得作
道理會不得作無事會不得作擊石火閃電光會不
得向意根下卜度不得向舉起處承當不是心不是
佛不是物合作麼生渠遂疑著更不敢開口今日却
來燒香禮拜曰妙道學般若多有魔障欲請今晚爲
對人天衆前舉揚般若以憑懺悔願法界一切有情
皆得頓悟甚深般若同報佛恩雲門曰古聖有言怖
心難生善心難發自未得度先度人者菩薩發心既
知怖罪回心向道此亦希有遂從其請爲渠懺悔且

罪性不在內外中間將甚麼懺然無有有罪底聖人
亦無無罪底凡夫凡夫造罪皆自妄想心起都無實
體雖無實體受報時亦須妄受如影隨形不可逃避
雖妄受報亦無實體所以道若罪性有體則盡虛空
界不能容受何故爲凡夫造罪者多今道上座發一
念心欲直取無上佛果菩提此心一發所作之罪如
積乾草高須彌山所發之心如芥子許火悉能燒盡
無有遺餘還信得及麼此一念心既發當時成佛已
竟盡未來際永不退失以何爲驗不見教中天帝釋
白法慧菩薩曰佛子菩薩初發菩提之心所得功德
其量幾何法慧菩薩曰此義甚深難說難知難分別

難信解難證難行難通達難思惟難度量難趣入雖然我當承佛威神之力而爲汝說假使有人以一切樂具供養東方阿僧祇世界所有衆生經於一劫然後教令盡持五戒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於意云何此人功德寧爲多天帝釋言此人功德唯佛能知其餘一切無能量者法慧曰此人功德比菩薩初發心功德百分不及一一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如是億分百億分千億分百千億分乃至阿僧祇分無數無量無邊不可說分不可說不可說分亦不及一次第引衆生欲樂邊際諸根差別從十至百從百至千從千至萬從萬至億從億至不可說不可

說阿僧祇數衆生盡令持五戒十善乃至第二人復倍前人之數展轉至百人一人倍一人之數盡令證須陀洹斯陀舍阿那含阿羅漢辟支佛果所得功德比菩薩初發心功德百分不及一乃至不可說算數譬喻亦不能及盡其譬喻無較量處何故此一念心與三世諸佛平等無二無別故梵語懺摩此云悔過謂之斷相續心一懺永不復造此心一發永不退失若能直下無心去初發心功德比無心功德百分千分百千分百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喻不可說不可說阿僧祇分亦不及一何故初發心時與三世諸佛平等故此心尚無三世諸佛向甚處摸捺所以一念

無心功德又無較量處若爾則亦無生亦無死亦無聖亦無凡亦無人亦無我亦無佛亦無法若能如是見得是真懺悔道上座既具大丈夫志氣決定要參禪但恁麼參須是豁然悟去直下無心方得安樂若錯證據了便道我得休歇我且問你還歇得也未乃是將心無心若將心去無心心却成有如何硬無得古聖訶爲落空亡底外道魂不散底死人謗大般若不通懺悔雖是善因而招惡果這般見解如稻麻竹葦打殺百千萬箇有甚罪過這般底管取有一肚皮疑在若自無疑始有方便爲他人決疑若自有疑如

何爲人除得疑擬欲除佗疑再與佗添得一重疑所謂我眼本正因師故邪諸人要知自無疑能與人除疑者麼昔世尊在靈山會上說法有五百比丘得四禪定具五神通未得法忍以宿命智通各各自見過去世時殺父害母及諸重罪於自心內各各懷疑於甚深法不能證入是時文殊知衆疑怖承佛神力遂手握利劍持逼如來世尊乃謂文殊曰住住不應作逆勿得害吾吾必被害爲善被害文殊師利爾從本已來無有我人但以內心見有我人內心起時我必被害卽名爲害於是五百比丘自悟本心如夢如幻於夢幻中無有我人乃至能生所生父母於是五百

此丘同聲說偈讚文殊曰文殊大智士深達法源底
自手握利劍持逼如來身如劒佛亦爾一相無有二
無相無所生是中云何殺大衆文殊雖然爲衆決疑
費力不少雲門今日爲道上座決疑且不用利劒只
有箇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若向這裏疑情脫去天
下橫行若不然者聽取箇註脚一刀截斷生死路摩
醯正眼頂門開無邊業障俱銷殞畢竟如何寒山拾
得在天台以拂子擊禪牀一下喝一喝下座
大慧普覺禪師普說卷第十三

校訛

二十七葉 明南作 ○三十四葉 又誤作人從
第三行 無 第三行 正

音釋

壑

側六切

臀

徒渾切

踣

踣蒲沒切

跳

他吊切

鑪

鑪落切

韞

許戈切

韞

許戈切

也

韞蒲拜切

擣

徒渾切

輓

輓巨切

輓

輓巨切

輓

輓巨切

輓

輓巨切

輓

輓巨切

爬

蒲巴切

騅

誰切

騅

騅馬也

騅

騅馬也

騅

騅馬也

騅

騅馬也

騅

騅馬也

大慧普覺禪師普說卷第十三

大慧普覺禪師普說卷第十四

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日禪師臣蘊聞上進

黃德用請普說師云邵武高士黃端夫信向佛乘知
有此事拍家財起菴一所以園悟揭名屢有書來乞
分楊岐一枝佛法去彼爲衆生作大利益雲門不敢
容易諾之又託吳元昭學士再三懇禱亦未敢輕許
不幸端夫忽爾化去聞啓手足時呼其二子再三囑
之曰若爲吾於雲門請得一本分住菴人則死無遺
恨矣言訖長往二子不忘遺訓求元昭學士撰疏遣
專使請彌光禪人作菴主見其至誠遂令應命今德
用昆仲特詣當菴揮金辦供命山僧普說舉揚宗旨

以答諸聖加被之恩且喚甚麼作宗旨宗旨又如何
舉揚近代佛法可傷邪師說法如恒河沙各立門風
各說奇特逐旋捏合疑誤後昆不可勝數叅禪者旣
不具擇法眼爲師者又道眼不明以至如是雲門初
與元昭不相識頃在江西見渠跋所施華嚴梵行品
自言於梵行品有悟入處不疑天下老師舌頭那時
已得其要領卽與兄弟說此人只悟得箇無梵行而
已已被邪師印破面門了也雲門若見須盡力救佗
及乎在長樂相見便來咨問入室卽時將渠悟入處
只兩句斷了曰公所悟者永嘉所謂豁達空撥因果
莽莽蕩蕩招殃禍耳更爲渠引梵行品中錯證據處

曰於身無所取於修無所著於法無所住過去已滅
未來未至現在空寂無作業者無受報者此世不移
動彼世不改變此中何法名爲梵行梵行從何處來
誰之所有體爲是誰由誰而作爲是有爲是無爲是
色爲非色爲是受爲非受爲是想爲非想爲是行爲
非行爲是識爲非識如是觀察梵行法不可得故若
依此引證謂無梵行是真梵行則是謗大般若入地
獄如箭射更爲渠說而今諸方邪師輩各自言得
無上菩提各說異端欺胡謾漢將古人入道因緣妄
生穿鑿或者以無言無說良久默然爲空劫已前事
教人休去歇去歇教如土木瓦石相似去又怕人道

坐在黑山下鬼窟裏隨後便引祖師語證據云了了
常知故言之不可及歇得如土木瓦石相似時不是
冥然無知直是惺惺歷歷行住坐卧時時管帶但只
如此修行久久自契本心矣或者以脫去情塵不立
窠臼爲門戶凡古人公案舉了早會了也或師家問
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你作麼生會便云和尚不妨
惺惺或云和尚甚麼處去來或云不可矢上更加尖
或云謾却多少人或再舉一徧云不是心不是佛不
是物凡問佗古人因緣皆向舉起處承當擊石火閃
電光處會舉了便會了凡有所問皆不受喚作脫灑
自在得大快樂或者以三界唯心萬法唯識爲主宰

引一類古人相似處作證明以眼見耳聞爲得力處
凡通入處未有不由見物而悟者未有不由聞聲而
悟者凡有施設倣效古人相似處有人問話只黏定
學家問頭便答謂之言下合無生正如福州人聯麻
相似喚作綿密不落情塵如僧問古德如何出得三
界去云把將三界來爲你出或云喚甚麼作三界或
云會得這僧問頭出三界也不難如僧問法眼如何
是曹源一滴水答云是曹源一滴水慧超咨和尚如
何是佛答云汝是慧超引如此之類作證乃全是全
不是又如論藥山夜間示衆云我有一句子待特牛
生兒卽向汝道有僧出衆云特牛已生兒也自是和

尚不道藥山云點燈來其僧便歸衆後來法燈出語
云且道生底是牯牛是特牛自代云雙生也商量時
亦作言下作無生會藥山云我有一句子待特牛生
兒便是道了也所以這僧領得便出來道特牛已生
兒也自是和尚不道直是綿密不露鋒鋟法燈徵云
且道生底是牯牛是特牛又自代云雙生也亦只作
言下合無生會云佗自問牯牛特牛乃自代云雙生
也更無少刺佛眼也覩不見將此等語作以的破的
不露鋒鋟不費氣力會又如古人指一片石問學者
云此一片石在心内在心外答云在心内古德云你
著甚死急心内著一片石衆中商量云不合以内外

答佗若以内外答則法有少剩矣出語云大好一片石或云痛領一問或云喚甚麼作一片石或云諾諾或云在法堂前或云謝師指示或云和尚還識甚麼或云鈍置殺人凡答如此話只以一句包却謂之綿密謂之不走作如此之見叢林甚多或者謂一切語言總不干事凡舉覺時先大瞋却眼如小兒患天弔見神見鬼一般只於瞋眉努眼處領略更錯引古人言句證據曰舉不顧卽差互擬思量何劫悟舉時須要以眼顧視只是以古人言句提撕一徧喚作不在言句上如栢樹子洗鉢孟麻三斤之類若過得一箇時餘者撥牌子過更不費力如此之類比擊石火閃

電光底只添得箇瞋眉努眼而已亦各各自謂得祖師巴鼻莫謗佗古人好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云北斗裏藏身你作麼生會學者卽大瞋却眼云北斗裏藏身師家或權爲沮抑學者又連叫數聲云北斗裏藏身北斗裏藏身以謂把得定作得主不受轉喚師家奈何不下亦喚作實頭方始問其意旨如何遂下語云佛眼也覷不見或云舉頭天外看或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卽下語云一枝南一枝北或云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已上盡在瞋眉努眼提撕處然後下合頭語以爲奇特癡漢不可瞋眉努眼時便有禪不瞋眉努眼時便無禪也

不可提撕時便有禪不提撕時便無禪也或者見雲
門如此說便又錯會云提撕時也是不提撕時也是
更無兩般似這般底更是救不得或者都不理會纔
說著佛法說著悟處便是發狂更錯引古人言句云
本無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凡古人因緣謂之設權亦
謂之建立實頭底只在不作佛法商量處凡有問答
一據實祇對平常無事天是天地是地露柱是水
頭金剛是泥塑飢來喫飯困來打眠更有何事豈不
見真淨和尚云莫將無事會無事困人心往往中無
事毒者却以此言爲非或者見古人公案不可以理
路商量處便著一轉沒交涉底語一應應過謂之玄

妙亦謂之不涉義路亦謂之當機透脫如僧問趙州
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州云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
七斤之類多少人錯商量云這僧致得箇問頭奇特
不是趙州有出身之路便奈何不得云萬法歸一一
更無所歸若有所歸卽有實法所以趙州識得破當
機妙用一應應過云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
多少奇特或者商量道萬法歸一一歸何所一若無
所歸卽落空去所以趙州道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
重七斤趙州這一轉語直是奇特不落有無答得甚
妙或者謂雲門如此說只是怕人執著若不執著便
是祖師心要只要得是事不著自由自在非離真而

立處立處卽真更有甚麼事或問佗父母未生時如
何是你本來面目便云無侍者祇對和尚將箇業識
作本命元辰如此之流盡是癡狂外邊走又有一般
底自知道眼不明禪不取信於人無以開示學者自
來又不曾聽教旋於座主處作短販連得一言半句
狐媚聾俗臨濟和尚曰有一般瞎禿兵向教乘中取
意度商量成於句義如將屎塊子口中含了却吐與
別人直是叵耐元昭初見如此說心中雖疑口頭甚
硬尚對山僧冷笑當晚來室中只問渠箇狗子無佛
性話便去不得方始知道叅禪要悟在長樂住十日
二十徧到室中呈盡伎倆奈何不得方始著忙山僧

實向渠道不須呈伎倆直須啐地折瀑地斷方敵得
生死呈伎倆有甚了期仍向渠道不須著忙今生叅
不得後世叅遂乃相信便辭去隔十餘日忽然寄書
來并頌古十首皆山僧室中問渠底因緣書中云在
延平路上驀然有省某終不敢自謾方信此事不從
人得其中一首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通身一串
金鎖骨趙州叅見老南泉解道鎮州出蘿蔔山僧甚
是疑著時光禪便問據此頌還了得生死否雲門向
渠道了得了不得却請問取元昭去比得光禪書云
學士相見盡如和尚所說大衆且道說箇甚麼喫疑
殺天下人具眼者辨取今時叅禪者不問了得生死

了不得生死只求速效且要會禪無有一箇不說道
理如檀越給事見其愛說道理遂將箇沒道理底因
緣與渠看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云乾屎橛又恐渠
作道理會先與渠說不得云道在屎溺道在穉穉道
在瓦礫卽色明心附物顯理不得道處處真塵塵盡
是本來人之類渠看此話奈何不下用盡氣力去看
終看不破忽然一日省得此事不可以道理通便道
我有箇悟處遂連作數頌來呈見解一曰太虛寥廓
彊爲名任是僧繇畫不成何用尋源問端的都無一
法可當情又曰到家豈復說塗程萬木春來自向榮
若遇上流相借問扶桑東畔日輪生又曰羶羊過後

絕追尋妙訣空傳在少林閑把無弦彈一曲清風明
月兩知音又曰撒手懸崖信不虛根塵頓盡更無餘
始知佛法無多子向外馳求轉見疎山僧向渠道作
得頌也好說得道理也只是去道轉遠渠不甘又
作一頌曰切忌談玄說妙那堪隨聲逐色和這一概
掃除大家都無見識又有書來云看此話直得言語
道斷心行處滅無言可說無理可伸不起纖毫修學
心百不知百不會不涉思惟不入理路直是安樂山
僧又向渠道這箇是出格底道理若是乾屎橛話如
此說得落時如鋸解秤鎚麻三斤狗子無佛性一口
吸盡西江水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有句無句如藤

倚樹卽心卽佛話皆可如此說得也旣不可如此須是悟始得悟則事同一家不悟則萬別千差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切須子細從教人道雲門待檀越無禮但心不負人面無慚色渠見山僧如此至誠相告方知佛法無人情乃相信旣相信只教看如何是佛乾屎橛亦只要得渠啐地折曝地斷若以渠作從官捨財勸菴置莊田供衆乃至供養山僧之故便以爲是則盡大地窮漢更無叅禪分也非但失却善知識辨人眼亦乃賺佗百劫千生不是小事今夏更有數人袖子不肯向省力處做工夫只管熱忙亦來呈見解作頌古雲門向佗道不是這箇道理便道把定佗不

肯放過我且問你你還自放得過也未趙州云諸方難見易識我這裏易見難識雲門尋常問學者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十箇有五雙眼敲瞋地縱有作聰明呈見解者盡力道得箇領字或來手中奪却竹篋或拂袖便行自餘邪解不可勝數更無一箇皮下有血古德云此事如八十翁翁入場屋不是小兒戲若可捏合得時捏合千千萬萬了也旣不可捏合須是悟始得此外別無道理若你實有悟處師家故言不是亦招因果不小今日因齋慶讚舉似大衆蓋黃端夫知有雲門始因元昭光禪往彼住菴亦因元昭端夫二子今日設齋請

山僧普說亦因元昭雲門打這一場葛藤亦因元昭
既然如是且道元昭畢竟事作麼生良久云待渠冬
間親到雲門那時始與諸人說破拍禪牀下座

秦國太夫人請普說僧問圓覺經道譬如清淨摩尼
寶珠映於五色色未現時珠在甚麼處師云圓覺經
何曾恁麼道進云未審作麼生會師云圓覺經不曾
恁麼道更會甚麼進云畢竟如何師云靜處薩婆訶
問胡張三黑李四卽不問嘉州大像鼻孔長多少師
云長二百來丈進云得恁麼郎當師云你川僧自合
知進云爲甚麼被陝府鐵牛吞却師云誰恁麼道進
云高高處觀之不足低低處平之有餘師云你試向

不高不低處道看進云險師云這箇猶是高低處底
進云有意氣時添意氣師云草賊大敗乃云今日是
秦國太夫人計氏法真慶誕之辰謹施淨財遠詣當
山修設清淨禪衆香齋仍命山野陞于此座爲衆普
說舉揚般若所願進道無魔色身安樂此是秦國太
夫人意旨這婆子平生行履處川僧無有不知者唯
魯子僧未知今日因齋慶讚舉似大衆見說這婆子
三十左右歲時先太師捐館徽猷與相公尚幼卓卓
立身凜然有不可犯之色東隣西舍望風知畏極力
教二子讀書處事極有家法尋常徽猷與相公左右
侍奉不教坐亦不敢坐其嚴毅如此相公常說今日

做官皆是老母平昔教育所致所得俸資除逐日家常菜飯外老母盡將布施齋僧用祝吾君之壽常有無功受祿之嫌聞先師歸蜀受渠供養不少只是未知叅禪微猷與相公却於先師處各有發明向謙禪在佗家微猷與相公親向謙道老母修行四十年只欠這一著公久侍徑山和尚多所聞見且留公早晚相伴說話蓋某兄弟子母分上難爲開口見說每日與謙相聚只一味激揚此事一日問謙徑山和尚尋常如何爲人謙云和尚只教人看狗子無佛性話竹篋子話只是不得下語不得思量不得向舉起處會不得去開口處承當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只恁麼

教人看渠遂諦信日夜體究每常愛看經禮佛謙云和尚尋常道要辦此事須是輟去看經禮佛誦呪之類且息心叅究莫使工夫間斷若一向執著看經禮佛希求功德便是障道候一念相應了依舊看經禮佛乃至一香一華一瞻一禮種種作用皆無虛棄盡是佛之妙用亦是把本修行但相聽信決不相誤渠聞謙言便一時放下專專只是坐禪看狗子無佛性話聞去冬忽一夜睡中驚覺乘興起來坐禪舉話驀然有箇歡喜處近日謙歸秦國有親書并作數頌來呈山僧其間一頌云逐日看經文如逢舊識人勿言頻有礙一舉一回新山僧常常爲兄弟說參得禪了

凡讀看經文字如去自家屋裏行一遭相似又如與舊時相識底人相見一般今秦國此頌乃暗合孫吳你看他是箇女流窈有丈夫之作能了大丈夫之事謙禪昨日上來告山僧子細說些禪病且與秦國結大衆般若緣山僧向他道禪有甚麼病可說禪又不曾患頭疼又不曾患脚痛又不曾患耳聾又不曾患眼暗只是參禪底人參得差別證得差別用心差別依師差別因此差別故說名為病非謂禪有病也如何是佛卽心是佛有甚麼病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有甚麼病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有甚麼病如何是佛麻三斤有甚麼病如何是佛乾屎橛有

甚麼病你不透了纔作道理要透便千里萬里沒交涉也擬心湊泊他擬心思量他向舉起處領略擊石火閃電光處會遮箇方始是病世醫拱手然究竟不干禪事趙州云要與空王爲弟子莫教心病最難醫記得舍利弗問月上女曰汝於今者行何乘也爲行聲聞乘爲行辟支佛乘爲行大乘月上女答曰舍利弗汝旣問我行何乘者我今還問舍利弗惟願隨意答我如舍利弗所證法者爲行聲聞乘爲行辟支佛乘爲行大乘舍利弗言非也月上女所以者何然彼法者無可分別亦無言說非別非一亦非衆多月上女曰舍利弗是故不應分別諸法一相異相無別異

相於諸相中無有可住師云舍利弗恁麼問月上女
恁麼答且道與秦國太夫人所證之法相去幾何還
有人斷得麼試出來斷看如無且向葛藤裏薦取所
以道夫參學者須參活句莫參死句活句下薦得未
劫不忘死句下薦得自救不了你諸人每日上來下
去寮舍裏喫茶喫湯莊上搬鹽搬麵僧堂裏行益長
廊下擇菜後園裏擔糞磨坊下推磨當恁麼時佛眼
也覷你不見且道是死句是活句是不死不活句試
定當看直饒定當得出也未免在三句裏豈不見僧
問南泉和尚卽心是佛又不得非心非佛又不得師
意如何泉云你但信卽心是佛便了更說甚麼得與

不得只如大德喫飯了從東廊上西廊下不可總問
人得與不得也遮裏若識得南泉方不被三句所使
便能使得三句旣使得三句始與南泉同一眼見同
一耳聞同一鼻嗅同一舌嘗同一身觸同一意思更
無差別只爲你執藥爲病舊病未除新病復作却被
死句活句使得來七顛八倒將他古人徑截處一時
紆曲了且那箇是古人徑截處我更爲你舉一兩則
只如南泉道牽牛向谿東放不免食他國王水草牽
牛向谿西放不免食他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些些
總不見得這箇公案有多少人錯斷如何是納些些
底道理便道著衣喫飯有甚麼難向驢前馬後作活

計且莫謗他南泉好你既錯會這箇定又錯會黃檗
道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恁麼行脚何處有今日
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時有僧出云只如諸方巨
徒領衆又作麼生檠云不道無禪只是無師這箇話
頭便是箇禍胎莫道未悟者錯會直饒悟得徹頭徹
尾大法不明也覲他黃檗不見只如黃檗道不道無
禪只是無師你如何理會衆中商量道人分上誰
不丈夫豈假師承噇酒糟便是咬言語言語乃古人
糟粕也且喜沒交涉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
法輪豈不見爲山舉此話問仰山云黃檗意作麼生
仰山云鵝王擇乳素非鴨類爲山云此實難辨只如

爲山仰山恁麼問答又作麼生商量到這裏須是箇
人始得既不會這箇便將庭前栢樹子麻三斤乾屎
橛鋸解秤鎚之類盡爲糟粕既錯會這箇定又錯會
洞山問蟾首座佛真法身猶若虚空應物現形如水
中月作麼生說箇應底道理蟾云如驢覲井山云道
則大殺道只道得八成蟾云和尚作麼生山云如井
覲驢諸方商量道如驢覲井是有迹如井覲驢是無
迹又喚作亡情拂迹且喜沒交涉要且不是這箇道
理既錯會這箇定又錯會南嶽和尚道譬牛駕車車
若不行打車卽是打牛卽是馬祖聞舉忽然大悟而
今禪和家理會道牛喻心車喻法但只明心法自明

矣但只打牛車自行矣且喜沒交涉若恁麼馬祖驢
年也不能得悟去這老漢始初將謂佛可以坐得成
禪可以坐得悟一向坐地等南嶽和尚知其不凡故
將輓去他菴前磨祖云和尚磨輓作甚麼南嶽云磨
作鏡祖云磨輓豈得成鏡南嶽云磨輓既不成鏡坐
禪豈得成佛馬祖被他動一動心中熱忙便問如何
卽是只這裏鼻孔索頭便在南嶽和尚手裏了也所
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南嶽和尚知佗時
節已至卽向佗道汝學坐禪爲學坐佛若學坐禪禪
非坐卧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
若坐佛卽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一時籍沒了

佗家計却要佗納物事教佗無所從出始肯捨命
討箇死處命旣捨了便解問如何用心卽令無相三
昧南嶽云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
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又問道非色相云何能見
南嶽云心地法眼能見乎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祖
云有成壞否南嶽云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也
馬祖於是泮然無疑所謂不入虎穴不得虎子悟了
若不遇人十箇有五雙杜撰決定爲人不得諸人要
識悟了遇人者麼只這馬祖便是樣子也馬祖旣得
法直往江西建立宗旨一日南嶽和尚曰道一在江
西說法總不見持箇消息來遂囑一僧云汝去待他

上堂便問作麼生看他道甚麼記取來其僧依教去見上堂便出問作麼生祖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師召大眾云祖師門下穿人鼻孔底盡從這一句子來你道這一句子從甚麼處來從打牛打車處來你若會得這箇便會得臺山路上婆子每有僧問臺山路向甚麼處去婆云驀直去僧纔行婆云好箇阿師却恁麼去趙州聞得云待我去勘過這婆子趙州去見婆子亦如是問婆子亦如是答歸來謂衆云臺山路上婆子被老僧勘破了也諸人還會麼寥中天子勅塞外將軍令但恁麼看取山僧昔年理會不得曾請益一杜撰長老爲山僧註解云這僧纔

問臺山路向甚麼處去便被婆子勘破了也婆云驀直去僧便行正是隨聲逐色如何不被勘破又道纔開口便勘破了也今日思量直是叵耐山僧爲你說破若會得趙州道臺山路上婆子被老僧勘破了也便會婆子道好箇阿師却恁麼去山僧嘗頌云天下禪和說勘破爭知趙州已話墮引得兒孫不丈夫人人點過冷地卧此頌甚分明切不得錯會既錯會這箇定又錯會睦州喚僧大德僧回首州云擔版漢曾有箇禪頭舉這話問僧你作麼生會纔見僧開口便云果然擔版且喜沒交涉雪竇拈云睦州只具一隻眼這僧喚既回頭因甚却成擔版晦堂云雪竇亦只

具一隻眼這僧一喚便回爲甚不成擔版這兩箇老漢可與睦州把手共行若是箇靈利漢纔聞舉著眼似銅鈴終不向這裏打之遠旣不會這箇定又錯會百丈野狐話便道不落也是不昧也是只是當時答此話不合帶疑所以墮野狐謂野狐性多疑故且喜沒交涉旣錯會這箇定又錯會祖師云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仁者心動山僧亦曾請益一箇長老意旨如何長老將衫袖搖作風動勢云是甚麼苦哉苦哉慚惶殺人鈍置殺人有者道不是風動不是旛動定是心動山僧尋常問學者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不是心動作麼生這裏豈容眨眼旣錯會這箇定又錯會文

殊是七佛之師爲甚麼出女子定不得罔明菩薩爲甚麼出得女子定衆中商量道杓柄在女子手裏且喜沒交涉旣錯會這箇定又錯會雪峯道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如今諸方商量道作麼生是望州亭相見處便道南頭買賤北頭賣貴烏石嶺相見意旨如何便道石頭大底大小底小僧堂前相見又作麼生便道歸堂喫茶去且喜沒交涉自餘邪解不可勝數山僧尋常亦問學者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作麼生這箇便是金剛圈栗棘蓬你如何吞如何透你要識能吞能透

者麼豈不見保福問鵝湖僧堂前且置望州亭烏石
嶺甚麼處相見鵝湖驟步歸方丈保福便入僧堂汾
陽和尚頌曰望州烏石與堂前相見相知幾萬千准
有鵝湖并保福此時相見解推遷此頌分明爲你說
了也旣不會這箇定又錯會玄沙道諸方總道接物
利生或遇三種病人來合作麼生接患盲者拈鎚豎
拂佗又不見患聾者語言三昧佗又不聞患啞者教
伊說又說不得若接此人不得佛法無靈驗師顧視
大衆云要識玄沙麼平生心膽向人傾相識還如不
相識當時地藏和尚在座下便出來道某甲有口不
啞有眼不盲有耳不聾和尚作麼生接師云非父不

生其子玄沙呵呵大笑師云笑裏有刀山僧有時舉
此話問學者有來依樣畫葫蘆也道某甲有口有耳
有眼和尚作麼生接山僧向佗道咬人屎橛不是好
狗又却去不得旣錯會這箇定又錯會香嚴道如人
上樹口銜樹枝手不攀枝脚不蹋樹樹下有人問西
來意不對則違他所問若對又喪身失命師云好與
玄沙一坑埋却山僧昔年曾請益一箇尊宿未審香
嚴意旨如何遂以拂子柄銜在口中緊閉却眼便作
銜樹枝勢揺手擺脚祇對山僧師乃彈指云如此者
亦是當年馳聲走譽底尚作這般去就其餘作怪不
在言也你要會麼但只作一句看我先爲你說莫見

道作一句看便向舉起處會舉了便會了且不是這箇道理是甚麼道理如人上樹口銜樹枝手不攀枝脚不蹋樹樹下有人問西來意不對則違佗所問若對又喪身失命如何這裏間不容髮當時香嚴會中只有箇虎頭上座領得香嚴意便出來爲香嚴出氣云上樹卽不問未上樹請和尚道師云雖得一場榮則却一雙足香嚴呵呵大笑師云鐵作面皮又云回天輪轉地軸後來雪竇拈云樹上道卽易樹下道卽難老僧上樹也致將一問來雪竇雖爲虎頭上座出氣爭奈蹉過香嚴今時有般謬漢聞雪竇恁麼道便引洞山語云但能莫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謂

香嚴立此箇問頭喻如一團火相似不可觸雖然如此不可斷却言句有問如何是佛麻三斤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又且何妨你不妨會得好不見汾陽和尚頌曰香嚴銜樹示多人要引同袍達本真師云依實供通擬議却從言下覓喪身失命數如塵師云不是苦心人不知汾陽爲你開天路雲散長空月色新師云閑言語雖然如是若向這裏提得一生叅學事畢旣提不得定又錯會百丈問瀉山五峯雲巖云併却咽喉吻作麼生道瀉山云却請和尚道百丈云我不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五峯云和尚也須併却百丈云無人處所額望汝雲巖云和

尚也有未百丈云喪我兒孫衆中商量道百丈大似抱賊斗屈掩耳偷鈴三子恁麼祇對大家走入荒草裏且喜沒交涉向你道此事決定不在言語上既不在言語上當恁麼時合作麼生我早是與你說了也既錯會這箇定又錯會德山道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德山便打僧云某甲話也未問爲甚打某甲山云你是甚處人僧云新羅人山云未蹋船舷好與三十棒後來法眼云大小德山話作兩橛圓明云大小德山龍頭蛇尾雪竇拈云二老宿雖善裁長補短捨重從輕要見德山亦未可何故德山大似握閫外威權有當斷不斷不招其亂底劔要

識新羅僧麼只是撞著露柱底箇瞎漢衆中商量道某甲話也未問便好打德山不打却問你是甚處人這裏便是話作兩橛龍頭蛇尾處且喜沒交涉又道這僧若是作家纔見他問你是甚處人便好掀倒禪牀佗旣不能却被德山道未蹋船舷好與三十棒這裏是當斷不斷不招其亂底劔所以雪竇云要識新羅僧麼只是撞著露柱底箇瞎漢且喜沒交涉禪若是恁麼地會得時更不消悟也聰明靈利底一時隨語生解解註將去便了我且問你恁麼解註得一時有下落了生死到來却如何支遣而今分明向你道遮些閑言長語便是出生死底徑路你莫去徑路上

栽荆棘掘屎窖或若有箇衲僧出來道和尚現在這裏栽荆棘掘屎窖也不是却作麼生祇對山僧有箇推托處且如何推托聽取一偈女流中有大丈夫示現其身化其類以戒定慧解脫法攝彼貪欲瞋恚癡雖處於中作佛事如風行空無所依過去未來及現在塵沙諸佛及菩薩異口同音發是言善哉奇特世希有心源清淨無憂喜不作無喜無憂想逢場作戲隨世緣而於世緣無所著六月火雲燒碧空雷聲忽震三千界銷除熱惱獲清涼是彼丈夫誕時節我說此偈助光明普施法界諸女人喝一喝

大慧普覺禪師普說卷第十四

校訛

四十四葉

遑誤作連從南改正

音釋

牯疾切戶切牯疾切

鋒鋒切銚銚切

睽睽切容容切

瞳瞳切丑丑切

遑遑切丑丑切

啐啐切

子子切律律切必必切角角切

梯梯切穉穉切

穉穉切穉穉切

穉穉切穉穉切

穉穉切穉穉切

穉穉切穉穉切

穉穉切穉穉切

穉穉切穉穉切

穉穉切穉穉切

也也切瞳瞳切赤赤切脂脂切也也切

則則切斷斷切足足切也也切

舩舩切胡胡切田田切也也切

屎屎切窖窖切

窖窖切古古切孝孝切

切

切

切

切

大慧普覺禪師普說卷第十五

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日禪師臣蘊聞上進

錢計議請普說僧問昔日僧問楊岐和尚如何是佛
答云三脚驢子弄蹄行未審意旨如何師云天上天
下沒蹤跡進云只如威音王已前是甚麼人騎師云
威音王已後是甚麼人騎僧擬議師便喝乃云威音
王已前三脚驢兒蹠跳威音王已後楊岐老人絕消
息既絕消息却因甚麼三脚驢兒蹠跳若也於斯明
得方知威音王已前三脚驢兒果然蹠跳若明不得
楊岐老人一生受屈正當恁麼時如何是雪屈一句
喝一喝云泊合弄險復云蘊聞上座今日代子虛來

請爲衆普說老漢曰說箇甚麼卽得聞曰請和尚拈
出楊岐金剛圈栗棘蓬布施大衆又曰如忠國師大
珠和尚說法諸方太有疑其拖泥帶水不徑截說義
理禪願和尚疏決真僞解大衆疑惑此亦是請普說
檀越之意老漢曰諾所以大覺世尊初悟此事在摩
竭提國三七日內無下口處自云我寧不說法疾入
於涅槃信知說法之難豈同容易尋念過去佛所行
方便力然後起道樹詣鹿苑隨衆生根器說一大藏
教末後收因結果却云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
是二中間未曾說一字只這便是楊岐所謂金剛圈
栗棘蓬也直是難吞難透到這裏直下承當得了大

法未明亦奈何不得敢問諸人何者名爲大法金剛
圈却如何透栗棘蓬却如何吞不見巖頭道若將實
法繫綴人土亦銷不得况十方信施耶諸佛出世祖
師西來無非只爲你諸人作箇證明底主宰而已若
有法可傳可授則諸佛慧命豈到今日故祖師云心
地隨時說菩提亦只寧事理俱無礙當生卽不生若
會得此四句卽透得金剛圈吞得栗棘蓬不須要明
大法大法自明矣以至古人差別異旨因緣心性玄
妙大法若明纔舉起時便會得恰如磁石見鐵相似
輕輕一引便動須是舉一明三目機銖兩點著南邊
動北邊舉起時便明得而今諸方有數種邪禪大法

若明只這邪禪便是目已受用家其好擊石火閃電
光一棒一喝底定不愛說心說性者只愛機鋒俊快
謂之大機大用好說心說性底定不愛擊石火閃電
光一棒一喝者只愛絲來線去謂之綿綿密密亦謂
之根脚下事殊不知正是箇沒用處弄泥團底漢看
他前輩大法明底尊宿用處轉轉轉地如南陽忠國
師大珠和尚是也唯楊文公具眼修傳燈錄時將忠
國師大珠和尚列在馬祖下諸尊宿之右將廣語所
有言句盡入其中六祖下收忠國師語最多爲他家
活大門戶大法性寬波瀾闊難湊泊遮般法難說他
禪備衆體如三喚侍者話喚作說老婆禪拖泥帶水

得麼一日喚侍者侍者應諾如是三喚侍者三應師云國師三喚侍者何曾有辜負侍者三應甚麼處是辜負處國師曰將謂吾辜負汝誰知汝辜負吾師云平地起骨堆復云叢林中喚作國師三喚侍者話自此便有一絛索唯雪竇見透古人骨髓云國師三喚侍者點卽不到師云灼然侍者三應到卽不點師云却不恁麼將謂吾辜負汝誰知汝辜負吾謾雪竇不得師云誰道復召大衆云好箇謾雪竇不得雖然如是雪竇亦謾妙喜不得妙喜亦謾諸人不得諸人亦謾露柱不得玄沙云侍者却會雪竇云停囚長智師云兩彩一賽雲門道作麼生是國師辜負侍者處會

得也是無端雪竇云元來不會師云雪峯道底雲門又云作麼生是侍者辜負國師處粉骨碎身未報得雪竇云無端無端師云垛生招箭法眼云且去別時來雪竇云謾我不得師云却是法眼會興化云一直引衆盲雪竇云端的瞎師云親言出親口弘覺徵問僧云甚處是侍者會處僧云若不會爭解恁麼應覺云汝少會在又云若於此見得去便識玄沙師云慚惶殺人翠巖芝云國師侍者總欠會在師云猶較些子投子云抑逼人作麼雪竇云垛根漢師云理長卽就復云唯有趙州多口阿師下得箇註脚令人疑著僧問國師三喚侍者意旨如何州云如人暗中書字

字雖不成文彩已彰雪竇便喝師云且道遮一喝在
國師侍者分上在趙州分上隨後喝一喝復云若不
是命根五色索子斷如何透得這裏過雪竇云若有
人問雪竇雪竇便打也要諸方檢點師云作賊人心
虛雪竇復有一頌云師資曾遇意非輕師云此語有
兩負門無事相將草裏行師云普州人送賊負汝負
吾人莫問師云放待冷來看任從天下競頭爭師云
卽今休去便休去若覓了時無了時復云你要求玄
妙解會只管理會國師三喚侍者話那裏是國師辜
負侍者處那裏是侍者辜負國師處有甚麼交涉鵝
王擇乳素非鴨類這箇便是國師用劒刃上事爲復

只這些子爲復別更有在一日問紫璘供奉甚麼處
來奉曰城南來國師曰城南草作何色奉曰作黃色
國師乃問童子城南草作何色童子曰作黃色國師
曰只這童子亦可簾前賜紫對御談玄你道國師說
老婆禪拖泥帶水得麼爲復只這些子爲復別更有
在一日肅宗帝請看戲國師曰檀越有甚心情看戲
法雲圓通禪師曰且道國師在甚處著到妙喜敢問
諸人且道圓通禪師在甚處著到於斯見得三老相
去不遠肅宗帝又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國師直扳向
他道檀越蹋毗盧頂上行更問甚麼十身調御諸人
要見忠國師麼只在你眼睛裏開眼也蹉過合眼也

蹉過既在眼睛裏爲甚麼却蹉過妙喜怎麼道亦蹉過不少你更看他有箇無情說法話老漢尋常不會說今日已是不識好惡不避口業盡情爲諸人抖擻爲他雪屈且不得作義理會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國師曰牆壁瓦礫是師云怎麼答話若玄妙解路心不絕命根不斷大法不明決定不敢如此四楞塌地一棒一喝一挨一拶擊石火閃電光却易這般說話却難入作前所謂家活大門戶大法性寬波瀾闊命根斷方能如是僧曰牆壁瓦礫豈不是無情國師曰是僧曰無情還解說法否國師曰常說熾然說無間歇僧曰某甲爲甚麼不聞國師曰汝自不聞不可妨他

聞者也僧曰未審甚麼人得聞國師曰諸聖得聞僧曰和尚還聞否國師曰我不聞僧曰和尚既不聞爭知無情解說法國師曰賴我不聞我若聞則齊於諸聖汝卽不聞我說法僧曰怎麼則衆生無分也國師曰我爲衆生說不爲諸聖說僧曰衆生聞後如何國師曰卽非衆生師云奇哉你看他轉轉轉地不滯在一隅不負他來問賴我不聞我若聞則齊於諸聖汝卽不聞我說法你喚作郎當得麼不是得諸佛諸祖心髓如何轉得你莫喚作無得失這箇是無得失中有得失有得失中無得失喚作入泥入水騎賊馬趕賊隊借婆帔子拜婆年難奈何又僧問發心出家本

三才集言卷五
擬求佛未審如何用心卽得成佛國師曰無心可用
卽得成佛師云這僧難容恰如箇鼠黏子相似這箇
老子輒頑又撞著這僧輒頑黏住便問無心可用阿
誰成佛國師曰無心自成佛成佛亦無心僧曰佛有
大不可思議爲能度衆生若也無心阿誰度衆生國
師曰無心是真度生若見有生可度者卽是有心宛
然生滅僧曰今旣無心能仁出世說許多教跡豈可
虛言國師曰佛說教亦無心僧曰說法無心應是無
說國師曰說卽無無卽說僧曰說法無心造業有心
否國師曰無心卽無業今既有業心卽生滅何得無
心僧曰無心卽成佛和尚卽今成佛未國師曰心尚

自無誰言成佛若有佛可成還是有心有卽有漏
何處得無心僧曰旣無佛可成和尚還得佛用否國
師曰心尚自無用從何有僧曰茫然都無莫落斷見
否國師曰本來無見阿誰道斷僧曰本來無見莫落
空否國師曰無空可落僧曰有可墮否國師曰空旣
是無墮從何立僧曰能所俱無忽有人持刀來取命
爲是有是無國師曰是無僧曰痛否國師曰痛亦無
僧曰痛旣無死後生何道國師曰無死無生亦無道
僧曰旣得無物自在飢寒所逼若爲用心國師曰飢
卽喫飯寒卽著衣僧曰知飢知寒應是有心國師曰
我問汝有心心作何體段僧遲疑良久覓心與飢寒

體段了不可得遂依實供通曰心無體段國師曰汝
既知無體段卽是本來無心何得言有僧曰山中逢
見虎狼如何用心國師曰見如不見來如不來彼卽
無心惡獸不能加害僧曰寂然無事獨脫無心名爲
何物國師曰名金剛大士師喝一喝云好人不肯做
却要呆裏卧僧曰金剛大士有何體段國師曰本無
形段師云何不早恁麼道僧曰既無形段喚何物作
金剛大士國師曰喚作無形段金剛大士僧曰金剛
大士有何功德國師曰一念與金剛相應能滅死伽
沙劫生死重罪得見死伽沙諸佛其金剛大士功德
無量非口所說非意所陳假使死伽沙劫住世說亦

不可得盡這僧當下大悟如睡夢覺如蓮華開似這
般底便是金剛圈栗棘蓬你若吞不得透不得不見
古人行履處定起謗無疑透得這裏方能作大舟航
不著此岸不著彼岸不住中流善知識下得這般脚
手入得這般窠窟方始爲得人師家若不具許多差
別眼目如心性解路上得箇入處底定不愛擊石火
閃電光却愛這般說話又却錯做實法會了如一機
一境一棒一喝上得箇入處底定不愛這般說話又
是錯會了真所謂所見不同互有得失教中所謂菩
薩見水如甘露天人見水如瑠璃凡夫見水是水餓
鬼見水如膿血是也或有箇愛高禪底衲子出來道

妙喜有如是等見耶卽向他道逢人但恁麼舉所以
正法眼藏中收僧問忠國師古德云青青翠竹盡是
法身鬱鬱黃華無非般若有人不許云是邪說亦有
信者云不思議不知若爲國師曰此蓋普賢文殊境
界非諸凡小而能信受皆與大乘了義經意合故華
嚴經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群生前隨緣赴
感靡不周而恒處此菩提座翠竹旣不出於法界豈
非法身乎又般若經云色無邊故般若亦無邊黃華
旣不越於色豈非般若乎深遠之言不省者難爲措
意又華嚴座主問大珠和尚曰禪師何故不許青青
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華無非般若珠曰法身無像

應翠竹以成形般若無知對黃華而顯相非彼黃華
翠竹而有般若法身故經云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
物現形如水中月黃華若是般若般若卽同無情翠
竹若是法身翠竹還能應用座主會麼主曰不了此
意珠曰若見性人道是亦得道不是亦得隨用而說
不滯是非若不見性人說翠竹著翠竹說黃華著黃
華說法身滯法身說般若不識般若所以皆成諍論
師云國師主張青青翠竹盡是法身直主張到底大
珠破青青翠竹不是法身直破到底老漢將一箇主
張底將一箇破底收作一處更無拈提不敢動著他
一絲毫要你學者具眼透國師底金剛圈又吞大珠

底栗棘蓬具眼者辨得出不具眼者未必不笑宗杲
雖叅圓悟和尚打失鼻孔元初與我安鼻孔者却得
湛堂和尚只是爲人時下刃不緊若是說禪病無人
過得嘗思教中有一段因緣殃崛摩羅要千人指頭
作華冠然後登王位已得九百九十九指唯少一指
要斷其母指填數佛知其緣熟故往化之殃崛纔舉
意欲下刀取母指時忽聞振錫聲遂捨其母指而問
佛教化一指曰既是瞿曇在此望施我一指頭滿我
所願纔舉刀世尊拽腕便去世尊徐行殃崛急趕不
上乃高聲叫曰住住世尊曰我住久矣是汝不住殃
崛忽然感悟投佛出家佛却令持鉢至一長者門其

家婦人正值產難長者曰瞿曇弟子汝爲至聖當有
何法能免產難殃崛曰我乍入道未知此法待我回
問世尊却來相報及返具事白佛佛告殃崛汝速去
報言我自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殃崛當便奉佛語
往彼告之其婦得聞卽免產難師云這裏使棒使喝
掀倒禪牀引經教說理事擊石火閃電光夜半捉烏
雞得麼因請益湛堂和尚纔舉起此話湛堂曰你爬
著我痒處這話是金屎法不會如金會得如屎曰豈
無方便湛堂曰我有箇方便只是你剗地不會曰望
和尚慈悲湛堂曰殃崛云我乍入道未知此法待問
世尊未到佛座下他家人生下兒子時如何我自從賢

聖法來未曾殺生殃咄持此語未至他家已生下兒
子時如何老漢當時理會不得後因在虎丘看華嚴
經至菩薩登第七地證無生法忍云佛子菩薩成就
此忍卽時得入菩薩第八不動地爲深行菩薩難可
知無差別離一切相一切想一切執著無量無邊一
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及離諸諍靜寂滅現前譬如
比丘具足神通得心自在次第乃至入滅盡定一切
動心憶想分別悉皆止息此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
住不動地卽捨一切功用行得無功用法身口意業
念務皆息住於報行譬如有人夢中見身墮在大河
爲欲度故發大勇猛施大方便以大勇猛施方便故

卽便寤寤既寤寤已所作皆息菩薩亦爾見衆生身
在四流中爲救度故發大勇猛起大精進以勇猛精
進故至此不動地旣至此以一切功用靡不皆息二
行相行皆不現前此菩薩摩訶薩菩薩心佛心菩提
心涅槃心尚不現起况復起於世間之心師云到這
裏打失布袋湛堂爲我說底方便忽然現前方知真
善知識不欺我真箇是金剛圈須是藏識明方能透
得又有箇尊宿喚作洛浦和尚久爲臨濟侍者濟每
稱美之謂之臨濟門下一隻箭子便是欺負人游歷
罷直往夾山頂卓庵經年夾山知乃修書遣僧馳到
洛浦接得便坐却再展手索僧無對浦便打曰歸去

舉似和尚僧回舉似夾山山曰這僧看書三日內必
來若不看書此人救不得師云古人喚作撈攬人不
知書中有甚閑言長語洛浦却吞他釣線三日內果
來夾山預令人伺其出菴便燒其居師云只這便是
金剛圈浦不顧師云成佛作祖須是這般漢直造夾
山方丈不禮拜乃當面叉手而立山曰雞棲鳳巢非
其同類出去浦曰自遠趨風乞師一接山曰目前無
閹梨此間無老僧浦便喝山曰住住且莫草草忽忽
雲月是同谿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卽不無閹梨
爭教無舌人解語師云洛浦却低頭思量這一道真
言理會不得被夾山劈脊便打穿鼻孔遂承嗣夾

山後來示衆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
凡聖須如上流之士不將佛祖見解貼在額頭上如
靈龜負圖自取喪身之本師云他悟後便解明他這
一道真言這些子藥頭不問雲門下臨濟下曹洞下
法眼下瀉仰下大法若不明各宗其宗各師其師各
父其父各子其子只管理會宗旨熱大不緊老漢在
衆中時嘗請益一尊宿禪門中說有語中無語無語
中有語尊宿爲我引證云有語中無語路逢死蛇莫
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喚這箇作有語中無語又喚
作無語中有語如何是有語中無語路逢死蛇莫打
殺如何是無語中有語無底籃子盛將歸只這一句

便具此兩義路逢死蛇莫打殺是無語中有語無底
籃子盛將歸乃是有語中無語謂既是死蛇更不消
打殺又云如何是同中有異驚驚立雪非同色如何
是異中有同明月蘆華不似他我如此說時你便會
得了却濟得甚麼事似這般底莫要學大法明後舉
一絲毫便一時會得恰似殃唄摩羅因緣湛堂說底
方便我乍入道也使不著佛有神通也使不著既使
不著因甚麼生下兒子若向這裏見得釋迦老子卽
是殃唄摩羅殃唄摩羅卽是釋迦老子若也不會釋
迦自釋迦殃唄自殃唄不干產難人家事乃合掌云
卽將上來舉揚般若所有一言一句契佛契祖底功

德奉爲計議錢公薦室安人呂氏伏願出此沒彼常
爲般若之親姻捨身受身求作菩提之眷屬召大衆
云還委悉麼若欲直下便休去莫記我今說底喝一
喝下座

傳菴主請普說師云傳菴主入堂挂搭就今日設供
仍請雲門爲衆普說且道說箇甚麼卽得若是全鋒
敵勝同死同生正按旁提橫來豎去蟠根錯節結角
羅紋於諸人分上正是小孩兒則劇家事不勞拈出
既不許恁麼各請解下腰間多年曆日聽取雲門說
箇古話記得二祖問達磨曰弟子心未寧請師與安
達磨曰將心來與汝安二祖良久曰内外中間覓心

了不可得達磨曰與汝安心竟二祖當時便休歇去
又三祖問二祖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師懺罪二祖曰
將罪來與汝懺三祖良久曰内外中間覓罪了不可
得二祖曰與汝懺罪竟三祖當時便休歇去這兩則
語叢林舉唱者如麻如粟錯會者如稻似穀若不作
心性會便作玄妙會不作玄妙會便作理事會不作
理事會便作直截會不作直截會便作奇特會不作
奇特會便向擊石火閃電光處會不向擊石火閃電
光處會便颺在無事甲裏不颺在無事甲裏便喚作
古人兩則公案向三條椽下七尺單前閉目合眼坐
在黑山下鬼窟裏思量卜度若作這一絡索道理欲

明此事大似鄭州出曹門且喜沒交涉既不許恁麼
又如何理會雲門已是面皮厚三寸分明爲諸人說
破第一不得錯會我說底達磨從西天將得箇無文
印子來把二祖面門一印印破二祖得此印不移易
一絲頭把三祖面門印破自後一人傳虛萬人傳實
遞相印授直至江西馬祖馬祖得此印於南嶽和尚
便道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師喝一喝云
印文生也百丈大智禪師得此印於馬祖翻身跳入
五百生前野狐窟裏頭出頭沒直至如今不肯回黃
檗和尚得此印於百丈便道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
漢恁麼行脚何處有今日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

臨濟和尚得此印於黃檗便解到處作白拈賊至今累及兒孫興化和尚得此印於臨濟便解向雲居處權借一問以爲影草南院和尚得此印於興化直得赤肉團上壁立千仞有僧問古殿重興時如何曰明堂瓦插簷僧曰恁麼則莊嚴畢備也曰斬草蛇頭落風穴和尚得此印於南院則曰夫叅學眼目直須大用現前勿自拘於小節設使言前薦得猶是滯殼迷封縱然句下精通未免觸塗狂見汝等諸人應是從前學解明昧兩岐如今爲汝一時掃却直須箇箇如師子兒吒髻地啐吼一聲壁立千仞誰敢正眼覷著覷著則瞎却渠眼有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則

曰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華香首山和尚得此印於風穴便拈起竹篋問學人曰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有問如何是佛則曰新婦騎驢阿家牽汾陽和尚得此印於首山則曰汾陽門下有西河師子當門踞坐但有來者卽便咬殺作何方便入得汾陽門見得汾陽人慈明和尚得此印於汾陽把臨濟金剛王寶劒折作兩段只用釣絲絞水楊歧和尚得此印於慈明便向無煙火於死柴頭畔白雲和尚得此印於楊歧便向多處添些子少處減些子五祖和尚得此印於白雲賤賣擔版漢貼稱府三斤百千年滯貨無處著渾身圓悟老師得此印於五祖將

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一時撒向諸人懷裏
師鷲拈拄杖面前畫一畫云不得過界復舉起云這
一隊不唧溜老漢性命盡在雲門手裏卽今對衆將
這印子爲他打破欲使後代兒孫各各有生涯免
得承虛接響遞相鈍置遂卓一下云印子百雜碎了
也且道這一隊老漢在甚麼處安身立命還見麼良
久云眼睫眉毛都落盡轉使傍觀笑不休復卓一下
喝一喝

劉侍郎親書華嚴經施師仍請普說僧問擲大千於
方外納須彌於芥中是甚麼人分上事師云是沒量
大人分上事進云因甚麼被學人蹋在脚下師云你

見箇甚麼道理便開許大口僧便喝師云好一喝未
有主在進云須知五十三人善知識到這裏也摸捺
不著師云你分上事作麼生進云今日逢彊則弱師
云何不禮拜僧便禮拜師乃云五十三人善知識摸
捺不著處卽是諸人日用消息諸人摸捺不著處卽
是五十三人善知識日用消息諸人日用消息五十
三人善知識決定摸捺不著五十三人善知識日用
消息諸人決定摸捺不著所以道諸法無作用亦無
有體性是故彼一切各各不相知亦如大火聚猛焰
同時發各各不相知諸法亦如是便恁麼去擲大千
於方外納須彌於芥中豈是分外雖然如是第一不

得向祖師門下過若向祖師門下過定打折你驢腰
以拂子擊禪牀一下復云杼山居士劉公以手寫大
方廣佛華嚴經一部施妙喜道人受持仍揮金辦供
以伸慶懺妙喜今日登曲录木爲居士發揚且要大
豕知有佛言一切世界諸群生少有欲求聲聞乘求
獨覺者轉復少趣大乘者甚難遇趣大乘者猶爲易
能信此法倍更難今有信此法者手寫是經黑底是
墨白底是紙喚甚麼作此法此法又如何舉揚卽今
還有能信此法者麼出來爲杼山居士證明若證明
得居士功不唐捐若證明不得妙喜乘便下坡爲諸
人說箇影子黃面瞿曇始成正覺時在摩竭提國阿

蘭若法菩提場中於一塵內破此一塵演說如來廣
大境界妙音遐暢無處不及豈不是此法不離一切
菩提樹下而上升須彌向天帝釋妙勝殿普光明藏
師子座上說十住品豈不是此法不離一切菩提樹
下及須彌山頂而向夜摩天宮寶莊嚴殿寶蓮華藏
師子座上入菩薩善思惟三昧說十行品豈不是此
法不離於此菩提樹下及須彌頂夜摩天宮而往詣
兜率陀天一切妙寶所莊嚴殿摩尼藏師子座上說
十回向品豈不是此法不離兜率陀天而往詣他化
自在天宮摩尼寶藏殿住一切菩薩智所住境入一
切如來智所入處說十地品豈不是此法不離他化

自在天宮復至摩竭提國普光明殿入佛華莊嚴三昧說離世間品豈不是此法不離摩竭提國向室羅筏國逝多林給孤獨園大莊嚴重閣入不可說佛刹微塵數神變海及種種三昧門說入法界品豈不是此法毘盧遮那及諸大菩薩七處九會咸集其所互爲主伴一一交參現大神變乃至善財不離自己所住處入普賢毛孔刹中行一步過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數世界如是而行盡未來劫猶不能知一毛孔中刹海次第刹海藏刹海差別刹海普入刹海成刹海壞刹海莊嚴所有邊際乃至念念周徧無邊刹海教化衆生令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當是之時善

財童子則次第得普賢菩薩諸行願海與普賢等與諸佛等一身充滿一切世界刹等行等正覺等神通等法輪等辯才等言辭等及不可思議解脫自在悉皆同等豈不是此法若爾則須知杼山居士未動毛雖未形紙墨時已與毘盧遮那如來及不可說微塵數刹土諸佛菩薩廣大境界一一平等一一無差別以至周旋八十一卷行布圓融亦與善財未見文殊未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及發心已來徧歷諸城承事諸善知識次第滿足普賢諸行願海亦無差別如上所說豈不是此法杼山居士旣爾妙喜老漢亦爾妙喜老漢旣爾現前大衆亦爾現前大衆旣爾

森羅萬象大地山河亦爾所謂塵塵爾念念爾法爾一法既爾諸法亦然一塵既爾諸塵亦然諸塵既然則不越此念不破此塵入息不居陰界出息不涉萬緣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又何勞杼山居士明窓淨几引筆行墨特地周遮妙喜老漢承虛接響鼓舌搖脣無風起浪雖然如是要且只明得此法影子邊事與此法正文了無交涉諸人要識正文麼諦聽諦聽汲水炷香天女侍長者之著論剥皮析骨菩薩讚毘盧之發心欲見聞以成善因故筆墨而爲佛事偕衆香之一鉢餉妙喜於東方伏願知識如善財之衆多行願如普賢之殊勝具十回向證三菩提我人

衆生等無差別佛法僧寶共作證明上來講讚無限勝因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夜來州前石師子無端蹣跳撞入陳四公酒樓咬破湘山祖師鼻孔杜順和尚忍痛不禁出來道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灸猪左膊上纔作是說各各平復如故汝等諸人還知決定義也無良久云不見道能信此法倍更難喝一喝下座
大慧普覺禪師普說卷第十五

音釋

鉢

市朱切十鉢郎谷切鉢璘力珍蹋徒合切挨於切
泰重曰鉢轉轉也
披披義切沾女廉切相鬱與踏同
鬱茂也

切

抄子葛

帔

帔披義切沾女廉切相

鬱

鬱茂也

鬱

鬱茂也

鬱

鬱茂也

鬱

鬱茂也

鬱

鬱茂也

鬱

鬱茂也



廿五